

发现

1982年，我们一起大学毕业

张新广

又到一年大学生毕业季。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，1977级、1978级两级大学生毕业四十周年。1982年，就像1978年一样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。197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元年，1982年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开展的一年。

1978年的年初和夏天，有两批有志青年经过择优选拔，走进了全国各高等学府的大门；四年之后的1982年，这两级学生大学毕业，分配到祖国的各行各业工作。正像一年有两届大学生入校的情景一样，一年又有两届大学生毕业，他们同属1982届。自此以后，与过去大学生通常以“届”来区分不同，1977年大学生入校后，大学毕业生通常称为“级”而不再称“届”。

1977级、1978级两级大学生，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。1977年招生较少，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，于是这些1978级大学生也等同于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，类同于1977级；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极少，如教育学专业，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、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，法学专业也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。到1978年，许多大学扩大了招生专业和人数，不仅招生门类比较齐全，招收的学生也有所增加。1977年全国招生27.8万人，录取率4.1%，而1978年共录取学生40万，录取率也仅为6.6%。

1977级、1978级大学生，是一个多数人经过上山下乡、回乡，并经过多种磨炼的群体，是一个历尽艰辛终于改变命运的幸运群体，也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。这是造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次后非凡人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这两届大学生毕业后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努力，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扎实的专业，支撑着自己的工作和业务，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中坚，他们

的努力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与称赞。

在高考的引领下，中国社会不断涌现优秀人才，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坚实的智力支撑。

在1977级和1978级这两级大学生中，不仅有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也涌现了两院院士及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。他们中既有刘震云、肖复兴这样的著名作家，还有张艺谋、陈凯歌等著名的电影艺术等专家。

TCL董事长李东生，1978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，1982年毕业后开始创业，成为著名的企业家。张艺谋说，他上大学就是为了谋出路，而后他不仅执导了《红高粱》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电影，还担任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总导演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和称赞，也受到了国家的通报表彰。肖复兴擦着年龄的上限考进大学，刘震云的作品多次成为高考试题。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，是当时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，险些丢掉高考资格。陈凯歌在谈到高考的体会时动情地说：“没有高考，就没有《霸王别姬》”。

1977级、1978级大学生，在入学之前，都有着艰苦曲折的经历。正因为机会来之不易，所以他们几乎以“自虐”的方式刻苦努力。就本人所在的山东大学哲学系78级来讲，年龄最大的已30多岁，最小的才17岁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已结婚生子。

这部分人大多是1966届、67届、68届老三届的学生。他们考上大学时，年龄偏大，且家庭负担重。有的还是两三个孩子的父亲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他们要求学校领导及系领导把本科改为专科，以便提前两年毕业参加工作。经学校、系领导做工作，说明机会来之不易，要克服暂时困难，坚持下去。于是这部分同学也安下心来，更加刻苦的努力，不辜负领导的关心。这些大年龄的同学星期天

不休息，平时很少逛街，夏天忍着蚊虫叮咬，在路灯下背外语；冬天在教室里坚持学习到11点多钟。

生活的磨难、困苦给了同学们坚忍不拔的毅力，曾经的苦难经历造就了他们顽强坚韧的性格，历经沧桑和年龄较大的磨励，使他们养成了勇于担当的品格。他们肩扛着责任，担负着使命，带着全家老小的殷殷期望和对祖国的感恩，刻苦钻研、心无旁骛，心中的唯一目的，就是学好本领，报答祖国，不负亲人。对他们而言，高考是青春的痛快淋漓，而考后却是喜忧参半，两种情绪混合在一起，唯有坚持到底，才不负韶华。他们感恩高考，刻苦奋斗在当下，他们克服年龄偏大记忆力减退的劣势，扬长避短，充分发挥自己理解力强的优势，如鱼得水般地将自己的学习兴趣发挥到极致。经过四年的努力，终于完成了学业，最后取得了优异成绩，终于无愧地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
1977级和1978级作为两个比较特殊的群体，毕业之际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需要大量人才之际。我们哲学系78级80位同学分配大致分为三类，一是未结婚、比较年轻优秀的学生被分配到中央、国家有关部委机关工作；二是未婚的，年龄稍大的一部分除考上研究生继续学习深造外，其余的则分配到各高等院校和各大学担任教学研究工作；三是结了婚，年龄偏大的学生一律分配到家乡所在的地市重新安排。我们这些结了婚，年龄偏大的同学很乐意分到离家近一点的单位，目的是为了了一边工作，一边方便照顾家庭。当我兴高采烈地准备回老家议上报到时，负责分配的领导找我谈话：别人都想留在济宁市区工作，你为什么偏偏回汶上？第一你是党员，第二你是山大毕业，所以组织决定把你留在济宁市区，党员要服从分配。这样我被分配到济宁市职工教育办公室工作。一年后，随着市委党校正规化办学的需要，我



调入市委党校担任哲学教员。由于专业对口，很快的就在教学工作中得心应手。得益于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大学之前的工作经历，不太长的时间，我成了教学骨干，担任了哲学教研室主任，承担了党校所有班次的授课任务。

凭着对信念的执着追求，凭着不断充实完善的专业知识，在党校十多年里，我与学员朝夕相处，教学相长，情谊相随，紧张而幸福着，繁忙而快乐着。在这里，我由青年迈入中年，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蜕变，即由一名大学生成长为哲学教授，由一名教师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。

山东大学，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高校。毕业40年来，我一刻也没忘记山大对我的培养和教育，我的一言一行，也展示着山大人的风骨和精神。

山大的学子遍布于天南地北、五湖四海，每一位学子对母校都有着深深的眷恋和感激。哲学系1978级同学每逢毕业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的日子，都相约来到母校，看望师长，寻找过去求学的记忆，寄托思念和敬仰之情。哲学系的同学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：“凡我在处，便是山大；有你在时，那便是家”。

感谢亲爱的祖国，给了我们无比珍贵的大学学习机会，给了我们自强不息的信心和勇气。感谢山大敬爱的师长，给了我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追求真理的本领。感谢亲爱的同学，给了我诸多帮助和鼓励。而今天，地北天南、山左江右的同学，仍每天用微信相互了解、相互温暖，传递友情。四十载辛苦承一诺，留取灵魂常相守。山东大学，我们的希望，我们的家。 ■心飞扬 摄影

学时，豆荚的父亲弯腰给王总鞠了一躬：俺真想给你们这些好心人磕个头，豆荚跟着你们，俺家一百个放心。

既然有了王总的承诺和资助，孙建涛和杨斌心里便踏实了下来，开始联系豆荚入托的事。只是刚开始便遇到了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。如果让豆荚入托公立幼儿园，按照相关政策，豆荚的家不在城区，不符合入托城区公立幼儿园的规定。反复协调多次，没有一家公立幼儿园答应这个请求。从决定救助豆荚的五月开始，一直到快要开学的八月底，豆荚入托的事始终不能解决。

王德定经理说：那就让孩子去私立幼儿园吧。可是，私立幼儿园的费用要比公立幼儿园高很多。再说，豆荚上学，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，要持续很多年，接下来的费用谁来承担？孙建涛听了私立幼儿园，每年费用要在两万块钱左右。

定下幼儿园之后，王德定把人托的费用转给了孙建涛。

孙建涛打电话致谢：感谢王总，您让这孩子有了盼头。

不料王总说了一句看似幽默的话：我这个老总的奔驰车开了七八年了，本来想换一辆新车开，现在不换了，把钱用在救孩子身上，比我开新车有意义。

开学之际，孙建涛和伙伴们把豆荚接到了城里的一家私立幼儿园，开始了她崭新的生活。他们以为救助这个孩子这就算完成了，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只是没想到，接下来的日子，豆荚还是给他们出了不少难题。

豆荚吃住在幼儿园里，不料没几天，就开始拉肚子、发烧。幼儿园通知孙建涛去接孩子看病。医生告知检查结果，这孩子拉肚子的原因是饮食引起的肠胃不适。细问才知，豆荚之前在家里吃的东西太差，现在刚开始吃好东西，肠胃反而不适，才引起拉肚子。

豆荚需要住院进行系统治疗。接连半个月，孙建涛和伙伴们轮流照顾豆荚。豆荚乖顺地按照医生的嘱咐打针、吃药，乖顺地接受叔叔阿姨们的照顾，只是豆荚一直不说话，她只会瞪大眼睛无助地看着身边这些为她忙碌付出的好心人。

这孩子怎么不说话？豆荚病愈出院，孙建涛和伙伴们继续去看她。经过幼儿园阿姨和叔叔的照顾，一个学期过去之后，豆荚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，她开始和小伙伴门一起做游戏，一起识字，一起唱歌，一起吃饭睡觉。时常有豆荚的消息传到众人的耳目里：豆荚会笑了。豆荚会唱歌了。豆荚会爱美了，她扎了两个朝天辫。

豆荚生日那天，孙建涛和志愿者们去看豆荚，给豆荚买了新衣服、蛋糕和很多好吃的。众人为她点起生日蜡烛，唱起生日祝福歌，豆荚被众人包围着，鼓起嘴巴吹灭蜡烛的时候，她扭头看着孙建涛，轻轻喊出了一声：爸爸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，随即所有人鼓掌欢呼起来。

孙建涛听到豆荚喊的这一声爸爸，眼里热辣辣的，他转身擦泪的时候，忽然觉得，为了豆荚的幸福未来，他们的付出值得了……

闫阿姨读到这里，声音变得哽咽起来，小芥从闫阿姨的哽咽声中回过神来，发觉自己的视线已经模糊了，她抬手擦了一把眼，才发现自己的泪水淌出来了。

小芥擦着眼泪，迟疑地触摸着闫阿姨的胳膊说：闫阿姨，我有个请求，您能答应我吗？

闫阿姨说：你说吧。

小芥哭着说：我很久没喊妈妈了，闫阿姨，我能喊您一声妈妈吗？

闫阿姨说：小芥，你喊吧，我答应。

小芥紧皱着哆嗦的嘴唇，泪眼汪汪地看着闫阿姨：妈妈……

闫阿姨擦了一把眼，微笑着答应了一声，伸手把小芥揽在了怀里。

（六）未完待续

本文转载于《人民文学》2022年第6期“新时期纪事”栏目，责编：胡晓芳

故里钩沉

没有桃树的吴家桃园

胡成江

我祖母的娘家在吴家桃园，是鲁西南一个寻常的村庄。几年前我三舅爷从东北回来，要去祭祖，是我开车带他们去的。只见一条条水泥路，一出出庄稼院，几乎不见树木，哪何来桃园这样的名字？

父亲的记忆中，吴家桃园却是另一番景象。一出大院，灰墙灰瓦朱漆大门，高墙森严，墙角上有哨亭，宛若一城堡。墙外河流环绕，河畔大片大片的桃树林。春天的花季，登上哨亭望去，粉的白的满是桃花。

当年吴家的日子过得富裕，从我大舅爷识文断字这点，就可以推断。那个年代能上私塾的，多是富家子弟。据说吴家祖上藏有唐伯虎的画，却毁于兵燹。不知吴家发达于哪个年代，只知到解放前，至少祖母的父亲这支就败落了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，父亲的大舅二舅去了东北；六十年代初，三舅也去东北投奔其兄；九十年代，我祖母去世的时候，吴家桃园已没有很近的老家。这次我在村上寻找去，找到一支近门子，都是年轻人，隐约知道点过去的事，带我们去吴家老林，找到大概埋葬着三舅爷父母的那块土地。

吴家桃园的桃树林什么时候毁的，我不知道，大概和高墙一道吧。一段历史销声匿迹，空留“吴家桃园”这个极有浪漫色彩的名字。曾经的桃林，曾经的豪气，曾经的模样，都只留在我父亲那代人童年的记忆里。

■苗青 摄影



地名杂坛

王山村：一个善人一个村

高爱国

王山村位于大运河济宁段的南岸，南邻彭子山。村里四百多人，王姓居多。八十多岁的王世杰等老人说，一部分王姓是山西洪洞县迁到此地。

明朝隆庆年间，京杭大运河途经长沟，有个不知来自何方名叫王一山的，见彭子山下地势开阔，土石相间可建石灰窑，就搭个草房安顿一家老小。烧石灰是王一山祖传的绝活，他建了两座石灰窑，烧出来的石灰光洁耐用，很受乡邻青睐，王一山成了方圆百里人人熟知的名字。

那时候，房屋或其他工程，都离不开石灰。王一山凭借运河水路，生意越做越大，石灰南下苏杭，北上京畿，他有了十几座石灰窑。石灰的大柜上，都用毛笔写着“王一山制”，名气也传遍了大江南北。

王一家山的房子，也成了气势恢弘的瓦房，几进几出的大院子，树木枝繁叶茂，骡马成群，家人进进出出。

王一山待人和善，有求必应，在自家院子周围搭建一些简易的房屋，收留逃荒要饭的穷人，还让他们在窑厂做工，发给工钱，人人称他“王善人”。时间久了，他周围的人多了，就成了一个小村庄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干脆就称这里叫“王山”，或者“王家山庄”。据1926年的《济宁市志卷之二》载：“缙云乡·大长沟（地方）·王家山庄”，指的就是这里。

不知到了什么时候，王一山一家举家远迁，不知去向。有人说是财多易招祸患，人家隐退了；也有人说，王家遭了强盗，逃难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王一山的石灰窑遗址还在，位于现今村委会东南40米。另外，在西刘村一座明朝观音堂记上有清晰记载：“阴阳梁简等助缘 王一山窑皿……曹成……庙主徐汪徐洪”。可见，王一山确有此人。

连载

亲爱的小孩

柏祥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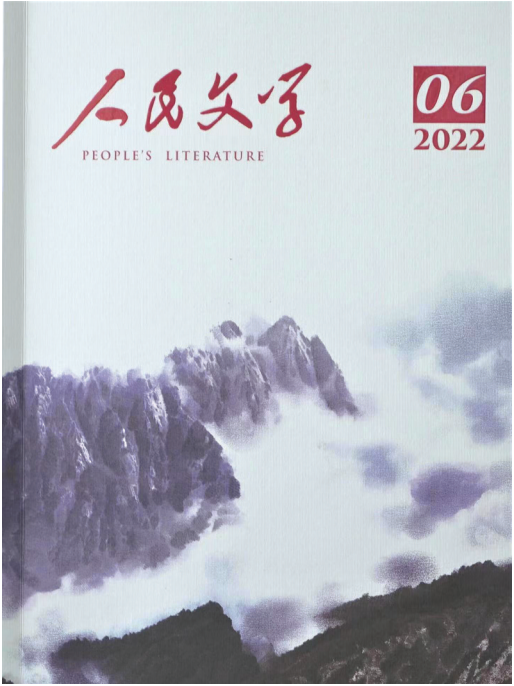
目。那女人扶着门框，冲孙建涛一行人发出了嘿嘿的笑声。她笑了几声，又戛然而止，神情惶恐地盯着院子里的人。

这显然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。再看那男孩子，被斥责之后，便缩了身子蹲在屋檐下，低头不作声。

孙建涛对男人说：我们能进屋看看吗？男人似乎没有完全听懂孙建涛的话，只是犹豫着侧了侧身子，抱着女孩朝屋里走进去。孙建涛和杨斌走进屋，一股浓重的腌臢气味扑面而来，屋子里光线昏暗，墙壁被烟火熏染得看不清颜色，定睛细看，对门的屋子中间，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木桌，地面上横竖着几条板凳，靠近屋门的角落里，堆着十几个皱巴巴的土豆。

随着几声沉闷的咳嗽声，孙建涛看清了，屋子东边的床沿上，坐着一个七八岁的老嫗。这间屋子里，除了一台充斥着发霉气息的黑白电视机，再也看不到一件奢侈的物品。

孙建涛端起相机，把这个贫困家庭的真实场景拍摄了下来。快门啪啪闪烁不停，屋子里的气氛沉默得让人窒息。



孙建涛问男人：你家平时靠什么生活？

男人的嘴巴抽了抽，忽然说：不怕你们笑话，俺家这日子真是没盼头了。俺老娘有病，股骨头坏死走路都不利索。俺媳妇有精神病，对孩子不管不问，门外的一个是俺儿子，从小就得了自闭症，性格怪僻，八岁了还不会说话。

孙建涛问：你抱着的女孩子叫什么？男人答：这是俺闺女，叫豆荚。男人吭哧了一声说：俺家这日子，就靠俺在附近打工挣点钱养家，现在家里全是病人，俺不敢离开家打工了，只能指望种点地生活。

孙建涛看着男人，犹豫了片刻，对男人说：你家这个情况再这样下去，就会毁了这个女孩子。

男人答：可，现在豆荚跟着她哥哥学，稍稍看不见，她就跟着她哥哥吃脏东西，喝脏水，现在两岁多了还不会说话。

众人正叹气，不料男人看了看众人，又说：俺看着你们不像坏人，如果你们愿意，就把豆荚抱走吧，她再待在家里就毁了。

男人的这番话让孙建涛一行人不知该如何回应，孙建涛过去看了看那女孩，女孩好像听懂了她

十六

吃过晚饭后，闫阿姨告诉同伴们，今晚要早休息，明天早起开始北京的活动。咱们明天第一站要去的地方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，让同学们参观了解中国的最高学府，树立考上清华北大的志向。第二天早上，去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，游览国家博物馆。第三天去八达岭长城，感受一下长城的好汉。第四天要去中国科技馆，然后再去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参观鸟巢和水立方……

闫阿姨说这些行程的时候，同伴们惊喜地听着，这些在课本里见到的地方，没想到会真能来到这里啊。先是豆荚惊喜地尖叫了一声，其他同伴们也跟着欢呼起来。

小芥跟着闫阿姨回到房间。闫阿姨问小芥：你知道豆荚为什么会在吃晚饭时被撑得哭了吗？

小芥说：我知道，豆荚说，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。她想使劲吃，才撑坏了。

闫阿姨点点头，叹息一声，对小芥说：小芥，豆荚是咱们微公益协会救助的第一个孩子，如果不是因为救助她，也就没有现在的微公益协会。

小芥认真地听闫阿姨说着。闫阿姨走到桌旁，打开电脑说：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微公益协会发展的文章，其中第一部分就涉及救助豆荚的故事，来，你坐下，我念给你听。

小芥乖顺地坐在闫阿姨身旁的椅子上，侧耳听闫阿姨用好听的普通话读她正在写的文章：

五月，花红柳绿的时节。孙建涛和几位爱好摄影的朋友开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，四处寻觅镜头里的风景，他们经过一处破败的石墙院落时，一个两岁多的孩子闯入了孙建涛的相机镜头里。

孩子站在她家大门外的一棵树下，留着毛茸茸的平头，脸上显出青紫的颜色，看不出是被脏污涂抹还是摔打擦伤所致。她捧着一个脏兮兮的奶瓶，痴痴呆呆地看着孙建涛一行人。

阳光落在孩子身上，就像落在一棵刚刚破土萌芽的小草上，毛茸茸的让人心生莫名的疼痛。

正是这种心疼的感觉，促使孙建涛招呼同行的伙伴杨斌停车朝那女孩走过去。孙建涛和杨斌走到孩子跟前，才看清这个留着平头的孩子是个女孩子，女孩看着孙建涛走近她，没有躲避，甚至连眼皮都没眨，依旧叼着奶瓶呆呆地看着孙建涛一行人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？女孩不说话。

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

女孩还是不说话，她只是绷紧嘴巴，把奶瓶的奶嘴咬得更紧了。孙建涛再问她，女孩受到惊吓似的，呜呜啊啊地哭出了声，眼泪淌在她脏兮兮的脸蛋上。孙建涛正欲低声劝她时，院落里突然闯出来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。那男孩留着和女孩一样的平头，浑身黝黑，瘦得就像一条影子。还没待众人反应过来，那男孩子便拽着女孩朝家里跑。女孩被男孩子拽得趑趄不止，哭得愈加响亮，那男孩子不说话，却伸出左手，啪啪地打在女孩身上。

孙建涛一行人赶上去，正欲制止男孩打人，院落里一阵狗吠，一个面相憨实的中年男人从屋里出来，他冲到男孩跟前，大声斥责他，弯腰把女孩拽到身边，抱起女孩哄了哄，低眉顺眼地看着孙建涛一行人，小声说了一句：来啦？进屋坐坐不？

一行人打量着这个破落的院子，院墙残缺，房屋破败，偌大的院子里除了汪汪乱叫的黄狗，能吸引人的就是一座灰土灶台。

孙建涛走到灶台前，掀开锅盖看了看。铁锅里是一团黏糊糊的黑色糊状物，好像是清水煮的地瓜粥，或者是煮烂已经发酵的土豆片。一阵酸馊的味道让孙建涛皱了皱眉头。杨斌围过来，探头朝铁锅里看，彼此叹息。

孙建涛问抱着女孩的男人：这就是你家吃的饭吗？

男人点点头。

孩子们也吃这样的饭？

男人还是点头，孙建涛刚要继续问他，却见屋内闪出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女人。那女人的年龄与男人相仿，她的脸上也是青紫交替，看不清面